



韓文卷之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
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
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
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
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
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
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
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
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
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
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
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
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
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

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者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

韓文公集卷之五十一
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

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
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烏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烏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邠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宛宛音宛壇音壇善音善扶輿音扶磅音磅磚音磚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邠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宛壇音宛扶輿音壇磅音磅磚音磚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邠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干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邠人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肯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
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
又嘉良臣之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
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
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
志音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
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
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
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
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闕靡也蓋學所以
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
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
下頽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
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
者之於藝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
交譽也又以信吾言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

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

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子學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旣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

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斐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恠雕鏤文字與芻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

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許戈切袴握刀左右

雜佩弓鞞丑亮切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

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

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

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

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

公勤於禮度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

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

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

韓文卷之二十一
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
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文卷之二十終

韓文卷之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
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
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
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宇然後可告以出
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
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
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
聞人足音蹙音空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
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
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高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
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
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
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
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
捶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
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
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
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
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旣非公家州且復
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
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
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
不濟音其裁其裁側吏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
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
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
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
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
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
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
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

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遺類
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
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
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士迹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直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戒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

韓文 卷之二十一 五
周君桓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高尚卽漚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

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

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

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旣
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
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
推其意而序之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
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
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

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
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
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
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
岸大海多洲島颿音帆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
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
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
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
可治乃草薶音薶而禽獮音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
雜國若耽音耽浮羅流末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
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

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竒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徃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
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
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
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
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
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
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
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
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

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
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
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
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
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
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
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
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
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

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
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
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
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
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
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
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
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
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
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
賓客以餞之旣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西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
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藉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
不羨去去翔寥廓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
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
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
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
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
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霑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
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徃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
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
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温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
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
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
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
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
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
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
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徃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
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
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
傳於喜喜踴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
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
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
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
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竒也畢卽傳道士道士高
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竒不可附
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
之如響皆頽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
之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

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
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
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
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
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
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
曙鼓夔夔音階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
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
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
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
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前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

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

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

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

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

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

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皖皖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

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或

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

何當出灰地徐也無計離銜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

提擎師服豈能煮僂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

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旁似廢轂仰

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

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迴旋

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

俎亘古不為手所撻除庚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

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

韓文卷之三十一

祭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
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
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
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
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
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韓文 卷之五十一 一
踦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音逆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徃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

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韓文
卷之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斲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

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惻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徃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顏而位什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留投義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竦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音控大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

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設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音秀留音溜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
國子博士韓愈大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
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
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
違祗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
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
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
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
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
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
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
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
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
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
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年
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

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
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吽櫛夜息南山同臥
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距音雙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
逐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
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
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
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音蒙去君云是物不駿
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
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
竒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音塘故無捨衡陽放酒熊咆

音庖虎嗥音豪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

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

許角切齧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音苦刀高下馬

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

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音老戶歌用

遷澧音禮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

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筆不撫

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

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
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
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
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摺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
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
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
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

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
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
之悲且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
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
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
寡自郊丘故事宗朝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
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酌酌通變莫不允符
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
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

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僊俛宗親擔石
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
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
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
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
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
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
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糝所
酒食器皿_滄坳_胡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薦見使

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
神之靈曰稻旣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
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
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
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
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
劃_音畫_音鬻_音麗_音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
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
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
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
爾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
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
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
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
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
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
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
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
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
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
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
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韓文卷之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
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
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
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
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
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
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

韓文
卷之二十三
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
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
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
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
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
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
子之中棄天脫音繫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
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

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
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
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
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
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
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
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
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

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秉賜以吉
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表今又獲位於
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夙夜
怵惕敢忘神之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
暗昧不毛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
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
半什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
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
靈德俾民承享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
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
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
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
曰子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
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
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
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
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而旣勸在麻之
逢自視雖穀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
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

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于
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
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
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
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
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哀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
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
爲子之方塋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
饗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
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
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旣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
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
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
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
化正其下聞音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
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
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歐閩餽音飢跋躡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蠱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

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動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鷂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音戎厥墟腥臊公往條之茲惟樂郊惟東有制音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音萃音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哉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櫛珥音輒于篋月日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嗚呼今目存丁寧兮耳

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妾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
二兄故號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
兄與我後死孤存柰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
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
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
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
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
未_初_斲歲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
念饑而殮疾疹_音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

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大闕百
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
爲夷蠻水浮陸走舟旒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旣克反
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
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
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廼有聞念茲頓頌非訓曷因
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
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廼睹靈車有志弗及
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
養于嫂喪服必以暮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
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邪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
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
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
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
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
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
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
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
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
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
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何極自今已往吾其
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
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
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
娘子之靈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
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
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疆記好文又
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
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
一何長命一何短權塋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
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祖以庶羞之奠
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
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

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
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
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
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
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
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
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耄吏
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
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

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鬣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
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謹爲狂君獨叱之上不
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
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
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壘輿魂東歸
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孥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
第四小娘子孥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
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頰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
旣南行家以隨謹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

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饑死于窮山實
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莖路
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
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及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
傍汝心汝意死死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
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韓文卷之二十三終

韓文卷之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
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
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
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韓愈書石以
誌之辭曰

已厚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
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厚元賓才高
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厚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旣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詆諧縱譎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旣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旣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

斬芟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旣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于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大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大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

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

州宜春尉父曰媯

丑畧切

豪州定遠丞妻曰大原王氏先

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大尉大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懼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礪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苛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

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

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
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
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
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
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夫人之先出于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玠厥
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
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
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揚燕竒碑文

公諱燕竒字燕竒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
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
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
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
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
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
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
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

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
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
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
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
千戶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墜
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
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塋公于
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
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
知異焉君子于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行
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濟旣明且慎
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丞丞孝子思顯勳績斷石
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
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

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
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上書記三遷
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
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頌音之女男三人璟質
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克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
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
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
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
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
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

善教館婆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
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
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
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
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
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
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

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響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竒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第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

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禎禎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
韓文卷之二十四終

韓文卷之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

韓文 卷之五
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
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
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瑄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
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
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
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號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
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
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
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

軍使其後爲整音屋音令施州刺史丹陽整屋施州吏民
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
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
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
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
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
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
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
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
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
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

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
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
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後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

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關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等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

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古貝^切適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賊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音拔^蒲切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襄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

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
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
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
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
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
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
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
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
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
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旣病
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
鄖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維縣丞贈虢州
刺史公旣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貞卿學太師愛之舉明
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
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
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
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
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
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

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卽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旣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

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旣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管東西七里人去滌塹列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

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
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
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
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
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
聞天下不辯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辯使未至月餘公
以疾薨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
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
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
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清河

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宣年十五明
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
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
千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
平呂宗禮與其子宣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
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
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矯矯爲官爰及江西
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于
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
爲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
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
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炯家破時炯
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
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
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炯旣至長安宏養於家教
讀書明經第宏死炯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
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
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
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

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
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
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
問有無旣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
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鉅鉞女子三人其長
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
葬偃師之士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
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
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
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爲去平
陽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
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証秩大夫撫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
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
先世世載族姓書吾胄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
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
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
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

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音煌張氏也王父瓊
爲充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
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
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
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
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
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貞能子矣可銘也遂
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璩音皎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
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

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叅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于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頴揚州錄事叅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留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

韓文 卷之二十五
參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
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
月丙寅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
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
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爲歸無
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
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韓文卷之二十五終

韓文卷之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
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
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
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
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
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
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

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
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
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
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
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
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
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
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
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
君者信音伸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
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

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
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
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
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
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
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
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
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
卜人言不祔君母兄音達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戰殿中
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
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汨胡端切水之陽其後世皆從葬汨水及正倫爲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廙音異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刺

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旣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旣音旣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于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衮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

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以平巖暗梗陶甕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

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榮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居響山牆屋脩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

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

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

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

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
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
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
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
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
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珖字某烏
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
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
戰捺_音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
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

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
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
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
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
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
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
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即少卑屬于
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
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響其報云誰
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
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
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
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
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
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
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
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

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
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
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殞于涼涼地入西戎自
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塋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塋
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
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
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
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
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
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
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嬉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
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
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
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
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
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
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
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
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
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
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
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
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湏吏有焉雖然觀
其所旣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
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
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
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
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
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
其史臣克作爲駟駟音必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音格魯
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
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
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
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
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
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
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

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
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
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
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
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音業魏
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霄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
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
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
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
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

韓文卷之二十六
六十九
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陟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
時爾祖爾思

韓文卷之二十六終

